

府天◎著

朱凤流 2

笔墨纸砚，书写万种豪情，
金戈铁马，尽显英雄本色。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朱门汉流

2

府天

◎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门风流. 2/府天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80723-555-2

I. ①朱… II. ①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0153号

朱门风流 2

府天 著

作 者: 府天
策 划: 花园文化
责任编辑: 云高娃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600千字

印张: 30

印数: 1-10000册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23-555-2

定价: 52.00元(1、2两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第一章	老实的妙人	001
第二章	先生家的一顿饭	003
第三章	兄弟各有途	008
第四章	群英汇聚栖霞寺	010
第五章	桃花林中的纷争	015
第六章	巧人巧事	018
第七章	提问和回答	020
第八章	闹事和挡驾	025
第九章	人不同则命不同	030
第十章	父亲要进京	033
第十一章	游园惊艳	038
第十二章	是相亲盛会还是斗诗盛会	041
第十三章	赌斗	045
第十四章	婚事不外乎利益	048
第十五章	父子重逢，又见旧友	052
第十六章	紫貂皮大笔窃案	055
第十七章	大丈夫不可无权	061
第十八章	如此贺礼，如此贺客	065
第十九章	晴天霹雳	072
第二十章	再一次临危受命	078
第二十一章	下马威	085
第二十二章	佳人赠箴言	091
第二十三章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95
第二十四章	雷霆之怒	101
第二十五章	出乎意料的告密	108
第二十六章	天意	115

第二卷
青云路

第二十七章	家族利益，个人所得	119
第二十八章	世间自有缘分在	123
第二十九章	遇到贵人好办事	129
第三十章	勇士扬威	133
第三十一章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137
第三十二章	揽权非我愿	143
第三十三章	危境之下见真心	150
第三十四章	合家团圆日	154
第三十五章	心思忙	160
第三十六章	三喜临门	167
第三十七章	好大的面子	174
第三十八章	心意	180
第三十九章	殿试	187
第四十章	皇太孙的贺礼	191
第四十一章	你装病吧	197
第四十二章	天子之喜怒	204
第四十三章	忍无可忍	208
第四十四章	奇文共欣赏	211
第四十五章	我不要盲婚哑嫁	215
第四十六章	大家子的责任	221
第四十七章	选长随	228
第四十八章	各自奔前程	231

朱凤流

目录



第一章 老实的妙人

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张越以前还没什么感觉，此时此刻他却货真价实地体会到了。

刚刚朱棣还开怀大笑，仿佛一个寻常长辈，这会儿忽然笑容一收，问出了这样的诛心之语，要是换成一个心灵比较脆弱一点的人，即便不吓得心惊胆战，也多半期期艾艾地不知道说什么好。饶是张越心性沉稳，听闻此语也不禁一惊，亏得他急智，电光石火之间想出了一番说辞。

“皇上，学生幼年时身体孱弱，那时候看两位兄长舞刀弄剑，心里曾殷羨不已，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身体康健，能够跃马疆场立下战功。待到长大一些，身体一日日好了，英国公派了几位家将前来家中教习，可我虽跟着勤学苦练，武艺却不过稀松平常。那时候杜先生便教导我说，与其凭半吊子的功夫在战场上落人笑柄，还不如勤奋读书，也一样能为爹娘博个封敕诰命。”

若是张越说什么报效国家、心怀天下，听腻了这种话的朱棣兴许只会晒然一笑，可他却搬出了一个最简单最通俗但也最可信的理由，朱棣顿时笑了，再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张越，忽然又开口问道：“你既然练过武艺，可能开弓否？”

“回禀皇上，学生能拉开一石的强弓，但准头有限。”说出这话的时候，张越偷偷抬头瞥了一眼朱棣，见他嘴角含笑并不以为忤，心中一动的他便有意地加上一句话，“不过学生的大哥不但能拉开两石强弓，且能百步穿杨，在武艺上头，学生实在难望大哥项背。”

“你大哥……唔，便是交趾参将张攸的长子吗？”

张越着实没想到这皇帝居然连自己家中的情形都一清二楚，愣了一愣方才点

头。

此时，旁边的士子们有不少都消去了原先那缕敌意，甚至还有不少人为张越扼腕叹息，这难得一见的大好机会，大展文才也就是了，说什么武事？倒是杨士奇、杨荣暗中交换了一个眼色，颇为赞赏张越的淡定。而向来懒散不羁的万世节也是微微纳罕，看着张越的目光多了几分钦佩的意思，在这种时候，有几个人能想到自己的兄长？

“好，改日有机会，倒是要让张辅带那个武艺不错的小子让朕看看！”

朱棣原本就是存心考较张越，这一番问答下来，见他不卑不亢，更难得的是心地实诚，对他生出不少好感。他一向对于武将功臣颇多优容，昔日大将张玉战盛庸而亡，他痛心疾首，所以如今才如此厚待张玉的三个儿子，幸而张辅年少英杰，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如今赫然又是一员名将。

此时他生出了一丝惋惜。此少年见识品行都不错，倘若勇武，过继给张辅嗣英国公倒是合适。张辅堂堂国公，又是武将重臣，年过四旬膝下无子，终究是让人觉得不放心。

趁着朱棣沉思的时候，张越也悄悄仔细打量这位功过两全的帝王。要说功，屡败蒙古、平定交趾、安抚西藏，又有郑和下西洋和永乐大典，无论哪一桩都是其他帝王根本拿不出的功绩；要说过，靖难之役后诛戮方孝孺等人十族，更是重用锦衣卫大肆扑杀异己，这残酷的手段几乎不逊其父朱元璋。就说此刻站在面前，张越便能感到一种慑人的气势。

这是货真价实的永乐大帝，可不是电视里头那种唬人的演员！

难得兴致勃勃地来到杨士奇家里，又碰见一个有趣的小家伙，朱棣的心情益发的好。一听今日的文会不过刚刚开始，他就示意众人继续，又吩咐张越坐下继续誊抄。

这旁人没有座位，哪怕朱瞻基和杨士奇、杨荣都是侍立一旁，张越这一坐简直是难受得如坐针毡。等那墨磨开，他凝神提笔开始写字，这些乱七八糟的心绪方才渐渐平静下来。

朱瞻基平日在宫中有无数人看着，一举一动都要符合皇家风范，这一日好不容易逮着机会，自是不肯安安分分待在朱棣旁边听别人吟诗显摆，径自溜到了张越身后，瞧他聚精会神，笔下流转出一个个端正圆润的字，仿佛根本没有注意自己，他不禁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

“皇太孙。”

“啊，是杨大人。”朱瞻基回头见是杨士奇，便笑吟吟地点了点头，“难得

看见皇爷爷这么高兴，今天这一趟还真没有白来。”

他一面说一面又指了指充耳不闻只顾着誊抄的张越，上前一步低声对杨士奇说：“那一日我去国子监正好遇上了元节，觉着他行事颇对我的脾胃，毕竟，如今没几个人说话不遮不掩的。皇爷爷既然颇为欣赏他，杨大人是否能寻个机会引荐到东宫来？”

这话听着虽寻常，可杨士奇岂是寻常人？抬眼瞅了瞅笑得轻松自如的朱瞻基，他心里如同明镜似的敞亮。这汉王如今被囚，不日就要发落，但只要不死，其野心未必就此打住，再说还有一个赵王。张越不论怎么说都是英国公张辅的子侄，把人召进东宫无疑便是一个风向指标。

杨士奇自己就是铁板钉钉的太子党，然而此时他却异常审慎。见杨荣正陪着朱棣说笑品评那些诗篇，并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形，他便微微摇了摇头。“皇太孙，若皇上刚刚真有此意，早就召元节为你的伴读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不必急在一时。他也算是我的晚辈，若是有机会，有些事情我自然会和他说解明白。”

“那就好。”朱瞻基微微一笑，面上的深沉之意敛去无踪，忽地又回头瞥了张越一眼，眼神中闪过一丝惋惜，“我那几个伴读不是循规蹈矩的木头人，就是心思深沉之辈，还有那种心比天高、才却比纸薄的家伙，若有像元节这么个老实的妙人，我就不会那么无趣了。”

无论朱瞻基还是杨士奇都没有注意到，当这番话说完，那边应该正在聚精会神写字的张越肩膀轻轻一抖。耳力极好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会得到“老实的妙人”这么个评价。

看来，他很有必要继续老实下去。

第二章 先生家的一顿饭

偷得浮生半日闲，朱棣在杨士奇府里逍遥了大半天，随意评点了一番诗词，却没留下来用午饭，说是要带着朱瞻基去几位功臣家逛逛。

杨士奇和杨荣劝阻不下，原本要带着众士子送到门口，却被朱棣以不要惊动左邻右舍为由拦住，只送到二门为止。饶是如此，哪怕是那一行人已消失在视线中，众人仍是多等了一刻钟，估计着朱棣等人应当已经出门离去，这才各自揣着不同的心情回到亭子里。

雪下得益发大了，已在红梅的枝头压上好一层，可几乎全都未穿避雪之衣的众人却兴奋莫名，尤其是那几个诗词得到了赞赏的士子，更是连走路都能飘起来，顾盼之间神采飞扬。不过，最多的目光却都是投在张越身上，尽管他在之后并没有再出什么风头。

张越见那几个初识时，有意无意冷落他的士子，都不再端着一副冷面孔，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亲近之意，他了然于心，表面上仍是淡淡的维持基本礼貌，不过倒是和万世节多交谈几句。

杨士奇和杨荣见众人无不是兴奋过度，自是能够体谅，于是一个笑着鼓励了几句，一个告诫了一番。此时已近中午，几个士子一个个起身告辞，杨士奇也不挽留。

张越是最后一个告辞的，当他站起身的时候，杨荣却抢先笑呵呵地说话了。

“皇上对文臣武官的小一辈很少留心，今日元节你算得上是缘法独到。如今皇上大约是往英国公府或是成国公府去了，你若是匆匆回去，难免会再次撞上。这一次碰巧可说是机缘，两次碰巧难免有人要多心。时候尚早，你不如去你老师那里坐一坐，他今日正好轮休，你也可以蹭他一顿午饭，这师生俩说说今天的趣事，也是一桩佳话。”

杨士奇没料到杨荣眼巴巴地抢在他前头，竟是为了说这样一番话，顿时哑然失笑，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内阁中杨荣会最得信赖，靠的便是这绝佳的审时度势功夫，此时张越若是急急忙忙回英国公府，再次撞上那至尊一行人，兴许会弄巧成拙。于是，他也不开腔，而是对面露诧异的张越微微点头。

尽管杨荣的戏谑让人颇有些发窘，但张越细细一思量，他便知道这提醒恰到好处，连忙答应，躬身告退。

跟着管家杨忠来到大门口，瞅了瞅自己那匹吃饱喝足、精神奕奕的大黑马，再仰头瞧了瞧铺天盖地压下来的雪花，他不禁冒出一个念头，这大中午的，又是这种绝对不适合拜客的大雪天，去拜访杜楨还真像直奔午饭去的。

所幸贡院街和徐府街相距很近，策马飞奔不过一盏茶工夫就到了杜府门前，不过虽只这么一会儿，他身上的披风已几乎被雪给沾湿了，皮帽子里也钻进不少雪片，让人阴冷难受。好在门房的岳山一眼就认出了他，一面打发另一个门房老魏前去报信，自己则慌忙地把他请进门里，手忙脚乱地帮着解下那件湿了一半的披风，口中还埋怨不迭。

“公子这是打哪儿来的？这么大的雪，出来的时候怎么也得披上蓑衣、戴上斗笠，这驼绒披风和皮帽看上去暖和，在这种天却根本不顶用！好在公子大约没

赶多远的路，否则我看连里头的衣服都得湿了，就算早上出门的时候没预备，这从别人家出来的时候也得借上一套。”

听岳山絮絮叨叨一说，张越这才想起自己在杨府门口风风火火上马之后，后头似乎有人嚷嚷什么。那时候风大雪大，他回头瞟了一眼却没看清，也就抛在了脑后。如今想来，人家说不定已准备好避雪的用具，偏生他跑得快，竟是错过了。

说话间，老魏一溜烟回来了，手中还多了套避雪的行头。

张越遂戴上那青箬笠，披上绿蓑衣，再套上一双棠木屐子，却不肯撑那青绸油伞，再往正房那边去了。

岳山跟在后头，见张越穿着棠木屐在雪地上行走如飞，忍不住叫了两句，“公子慢些，小心脚下打滑！”

“我说岳老哥，你也太殷勤了，这要是外人看见，还以为那是咱家少爷！”

岳山顿时没好气地瞪了一眼老魏，接着又神秘兮兮地嘿嘿一笑，“虽说不是咱家少爷，但也和咱家少爷差不多了，难道你没听到内院那些个丫头传的闲话？太太都已看准七八分的事，老爷点头只是迟早的事。”

“真的假的……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前几天确实听人提起过……”

这门上两人闲磕牙的时候，张越已在一个下人的指引下来到杜楨的内书房。

他先在廊下解下那身避雪的穿戴，再拍打身上存留的雪花，这才轻轻推开了门进去。没想到，书房中并不只杜楨一个，裘氏竟是在。

杜楨瞅着张越那被雪水微微沾湿的头发，忍不住皱眉道：“这大雪天的跑过来做什么？”

“老爷，人家这大老远的跑过来看你，看你这话问的！”裘氏却是慈眉善目地嗔了一句，继而往张越身上打量了一番，又关切地上前道：“这天冷风大，又下着雪，看你身上这狼狈样子。有什么事待会再说，先去换一身衣裳，还有，等等留下吃饭！”

自己还没来得及和杜楨说上两句话，就被裘氏撵着去旁边屋子换衣裳，甚至连蹭饭的事情都解决了，张越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只好依言照办。

墨玉和鸣镝来服侍他换上那身新行头的时候，他忍不住吃了一惊，这衣服尺寸大小和他的身形恰好吻合，怎么那么巧？

一向多嘴的鸣镝看到他诧异的表情便咧嘴笑道：“三少爷这身形果然是和墨玉差不多，也亏得他去当了一回衣架。这衣裳太太预备了四套，原打算正月十五元宵节送给三少爷的，没料到这会儿却用上了，到时候的东西可又得重新备

办。”

墨玉注意到张越左肩上绑着的白纱，不禁关切地问道：“三少爷，您左肩可是受伤了？”

“不碍事。”张越轻轻用右手在左肩按了按，露出了一个漫不经心的笑容，“不过是被马蜂螫了一口。”

其实这套衣服并不奢华，是件青缎八团花对襟衫，底下则是寻常的青缎裤子，外头罩一件镶白色领湖绿色云纹绫里的披风，蹬着藕合色黑绒云头履，不过看上去挺精神的。可张越穿在身上，总觉得心头怪怪的。

不过等稍后到了饭桌上，他倒是打消了心里头的顾虑。

杜家是浙东张偃的大族，自然讲究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统共四菜一汤，醋溜鲜鱼、拌黄瓜、韭黄鸡丝、玉丝肚片、鲜虾羹，俱是家常菜，而装盛的盘碗却是元青花瓷。平日张越山珍海味吃了不少，见着这家常菜，又是在不必有所顾忌的杜家，他埋头苦吃，竟一口气吃了两碗香米饭，就差没打饱嗝了。

杜桢平日冷脸，这一餐饭吃完，丫头奉上茶来的时候，见张越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他不由得笑着调侃道：“若是让英国公看到你这模样，只怕会以为你平日在家里不曾吃饱，回去了就得质问家里的厨子！我这儿可都是平常菜，偏你吃得风卷残云。”

张越和杜桢相处久了，早就不怕那张冰山脸，便也笑道：“这平日里在外应酬的人素来都惦记家里的菜，不就是因为家常菜暖心暖胃？再说了，我这大雪天的巴巴赶来先生这儿蹭午饭，别说这一餐有鱼有虾有肉，就算是白菜萝卜丝，那也是人间美味。”

“好好好，以后你若是再来，我就让你师母吩咐厨子做白菜萝卜丝！”

裘氏看惯了丈夫淡然的面孔，此刻见这师生俩斗嘴不禁莞尔，连忙嗔道：“老爷，今几个是我特意让厨房做些清淡可口的浙东家常菜，元节在北方长大，头一回吃觉得新鲜，也就是多吃了一碗饭罢了，你竟是寻出这许多话！”

见杜桢哑然，她又上下打量了张越一番，最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你是老爷的学生，前次又送来那样一份厚重的节礼，你这执拗的老师原打算送笔墨纸砚还有新书给你，让我死活拦了。老爷教你四年，看着就和自己的儿子差不多，这还有什么客气的？我让家里人给你做了四套衣裳，今几个你穿了果然是好，还有三套待会儿一起带回去好了。”

饶是张越确实没把自己当成外人，这会儿仍是被裘氏一番话说得面上微红。他悄悄瞥了一眼杜桢，见自己这位先生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便知道这做衣服之

类的主意，都是师母安排的，于是益发心中惴惴。

然而，既然是饭后闲聊时分，便注定他得面对裘氏层出不穷、无所不包的问题，好不容易总算告一段落时，他几乎感到自己满脑门都是油汗。

这怎么像是准女婿见丈母娘……等等，杜先生据说只有一个女儿，难道这真是……

就在他后背心开始冒冷汗的时候，裘氏终于放过了他，站起身说后头还有事，这才笑咪咪地离开了。直到人走了好一会，张越这才抹了一把额头，不意外地发现帕子上一片湿，忍不住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你师母就是这个脾性，有什么说什么，好恶都不藏在心里。”杜楨这时候开了腔，面上却露出几许怅惘，“当年我贬官后不久，这江山便易主了。我是建文旧臣，虽遭贬谪，心里却难免有些芥蒂。为防朝廷征辟，我一气之下便抛开家小在外游学，一直不曾和家里通音讯，这一走就是十年。你师母在家里一等十年，是我对不起她。”

尽管是杜楨唯一的学生，但张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段往事。望着杜楨那专注又惘然的侧脸，他觉得杨荣面冷心热的形容很贴切。

他这位老师并不是无情冷漠，只不过喜欢端着无情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实质上的的确是热心肠，否则，他会在张家族学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待上好几年？当初会在乎他这么一个资质决计算不上拔尖的幼年童子？如今眼看又要飞黄腾达，还惦记着他这个出身武勋世家的学生？

压下心中这番感触，张越便说起今天在杨府的巧遇，连带把上一次在国子监的那回一起说了。

听到这样离奇巧合的机缘，杜楨却仍是不动声色，甚至连眼皮子也没多眨一下，只是淡淡地说：“杨荣能够在内阁大臣中最得圣心绝非偶然，今日他这提醒对你大有裨益。杨士奇和我相交莫逆，他和我却不过是泛泛之交，他在皇上面前有意提起你，却不是因为看我的面子，也不是因为你投他的缘法，多半是想试试英国公张辅的反应，也是为了投皇上所好。你这样的性子，哪怕没有他那番话，大约也是能投皇上眼缘的。”

张越本以为杨荣又是一个对自己另眼看待的人，听杜楨如是一说，那心顿时冷了下来，旋即暗暗提醒自己，进京之后顺风顺水，看着谁都像是提携自己的贵人，可别忘了昨日那两鞭的教训。

施礼谢过老师的教训指点之后，他忽地瞥到外头似乎有一个人影闪过，好奇地看了一眼，但旋即又给杜楨的话拉了回去。

“既然已经在皇上和皇太孙面前露了脸，接下来你最好收心养性。你大伯父毕竟是贬谪，送走他之后，你就在英国公府好好待着，不要成日外出，若有好友要结交，邀到府中去就是了。你如今不在府学，我这儿也暂时顾不上你，但你的课业却也不能丢了。我拟十个题给你，一个月之内，把这些文章作出来我看。”

面对这样一个严格的老师，张越哪里还有话说，自是只有答应的份。

可就在他跟着杜桢踏出门欲前往书房的时候，他又感觉不对了，稍微张望了下，竟瞧见廊下那边有两个俏丽的丫头正悄悄看他。见他发现，两人全立即闪到廊柱后头。

打从今几个进了杜府后，除了杜桢之外其他人的表现，张越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某种设计仿佛已经离自己很近了……

第三章 兄弟各有途

去交趾上任的张信只带了四名身强体壮的世仆，不过张辅挑选了十二名经验丰富的家将随行，一应行李也极其简单，除了几箱笼衣物之外，便是一些金银，那些累赘的饰物摆设全都不带。

临走之时相送的也只有自家的亲人，张晴、张超姐弟自是痛哭了一场，却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目送父亲的马车徐徐远去。

张超等三人来南京的任务已经完成。这事，无论英国公张辅还是其他人都竭尽全力，这也已足众人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

送走张信之后，张超随着张辅处理自家家产，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行事也渐渐沉稳；张超除了补入军中当值，依旧和一群公侯伯家的贵胄子弟打猎聚会，人缘极好；而张越则是依照杜桢的吩咐闭门读书，鲜少出门，只让结交的几个朋友时不时登门造访一番，日子过得很是逍遥。

转眼间严冬过去，来到三月春光明媚的时节。众人都脱去了冬装，换上轻薄的春装。王夫人原本预备给张越他们几个重新添置几套，兄弟三人却都说衣裳够穿了，于是她只得作罢。张辅自从去岁冬季从交趾回归之后，还不曾往五军都督府任职，一直闲居家中，有三个侄儿陪着倒也惬意。

这一日，一家人晚饭过后在上房捧着茶闲聊时，张辅笑道：“如今担任交趾总兵官的乃是丰城侯李彬，他也算是一代名将，攸弟在他麾下为将，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和我交情还算不错，我托他另外照顾信弟，他满口就答应了。如今

也就只有金乡卫还在闹倭寇，不过皇上已命当地卫所指挥部署迎击，这天下总算是太平多了。”

别人听到倭寇也就罢了，可张越一听到这“倭寇”两个字立刻皱起了眉头。他进京之前，郑和的舰队踏上了第五次下西洋的路途，大明海军虽空前强盛，然而浙东沿海的倭寇之乱始终没有消停过。倘若在如今大明军事强大的时候不斩草除根，以后想解决这麻烦只怕更难了。

正当他寻思如何开口的时候，张超却忽然放下茶盏霍地站了起来，一脸郑重地说：“大堂伯，我进神策军也有两个月了，虽说结识了不少好朋友，但每日点卯训练终究不是我的所愿。我习练武艺多年，一直想征战沙场。如今我的资历还登不了什么台面，不过听说浙东闹倭寇，还请大堂伯让我去那里历练历练，哪怕是当一个小兵也好。”

张辅没料到张超忽然会提出这样一件事，顿时愣住了。而张越尽管知道张超的脾性，也着实吃了一惊，但更生出了一丝佩服。在神策军中按部就班地提升，总比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搏军功容易多了，更何况，和大明北征南征的战功相比，杀倭寇实在算不上多大的功勋。

“超哥儿，你过了年才刚刚十八，就算要上战场也太早了。”

“可是大堂伯初战上战场，也只有二十出头，何尝怯过阵？”

听到张超这不服气的口吻，张辅不禁哑然失笑。他虽然少年入军，但真正第一次上战场却是在建文元年靖难之役开始的时候，而且一上阵就是指挥同知。在此之后父亲战死，他无法尽人子的孝道，孝服未除便再上战沙场屡立战功，也曾有过年少英气勃发的时候。此时此刻，瞅着昂首挺胸的张超，他最后点了点头。

“你既然有此心意，那倒是有一个机会！”他一边说一边看了张越一眼，面上露出一丝笑容，“前次你三弟恰好有缘面圣，在皇上面前说你拉两石强弓，箭法百步穿杨，皇上倒也好奇地问过两回。后日皇上会到小校场阅神策军，你若能以武艺打动皇上，别说浙东金乡卫，就是想去哪里也使得！”

“啊！”张超闻言喜形于色，高兴了好一阵子方才意识到张辅前头那句话，连忙转过身去对张越深深一躬，认真真地说：“多谢三弟的举荐！”

张越连忙将张超扶起，笑着说道：“倘若大哥能够得偿心愿，到时候再来谢我也不迟！”

张超在旁边看着，忽然站了起来，竟也是一本正经对张辅一揖到地，旋即诚恳地说：“大堂伯，爹爹之事已了，我想过几日回开封去。虽说已让人捎了回信，但个中详情祖母和娘毕竟都不清楚，再者我也不能一直在这里给大堂伯和大

伯娘添麻烦。父亲不在，我是长房长孙，如今小半年未尽孝道，该回去奉养祖母和娘了，也该将那些变卖折下的金银带回去。”

这话说得极其妥帖，和他平日的冲动大相径庭。张辅心中满意，见张越也站起身来，他却轻轻抬手压了一压，“我之前也去信和婶娘提过，原就打算过两个月让赵哥儿你回去。如今你既然如此有心，早些回去侍奉长辈也是应当的。但赵哥儿你不妨留在京师，一来你的老师杜宜山如今在朝为官，二来也是为了你前程大计。这事我已和你父母说好，婶娘也答应了，所以你不必提什么回去的话。”

眼看张辅三言两语安排好三兄弟的去留，王夫人也站起身来笑道：“这小半年大伙儿吃住都在一块，我看着你们也和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按我的本意，原是不愿意超哥儿和赵哥儿离开，不过你们一个有心上进，一个要孝敬长辈，这都是正经的事情，所以我也不拦着。你们兄弟三个来京师这些时日，在大事上头都是一条心，我和你们大堂伯看着很欣慰。以后就算分开了，也不能忘记兄弟情分，不能忘了自己是张家人，明白吗？”

这都是应有之义，三兄弟自然是齐声应下。等到出了上房前往芳珩院的路，张超忽然扭头对张赵说：“小四，以前我看你不顺眼，那有你的缘故，但大多是我的偏见，总之是我这个大哥不对。家里的事情就都交托给你了，二弟和我一样是个爆栗性子，他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大哥……”张赵停顿了一下，这才嗫嚅说道，“你若是真去了金乡卫，千万小心一些，战场上刀剑无眼……唔，一路平安……”

仿佛觉得说太多太不着边际，他急忙转身来到张越身侧，仰着头说了一句“三哥也保重”就逃也似的跑了。

张越听着莫名其妙地挠了挠头，心想又不是明天就走，现在干吗就说保重之类的话？

望着张赵渐渐远去的背影，他不自觉地笑了起来。不论怎么说，这一趟南京之行，他们三兄弟的关系比之前亲密了许多，单单就这一点，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第四章 群英汇聚栖霞寺

一夜之间，张超扬威小校场的消息，犹如旋风一般刮遍全城，成为大街小巷议论的话题，人们津津乐道于少年贵公子的武艺高强、志向高远，甚至有好事的

挖出了张超昔日那桩失败的婚约，幸灾乐祸地嘲笑金家人毫无眼光。

“昨几个皇上驾临小校场阅军，英国公家那个堂侄大展神威、百步穿杨，之后更是力敌神策军二十个力士的车轮战，听说皇上一喜之下，连身上锦袍都脱下来赐给了他！”

“咳，这事情早就传遍整个京师，谁不知道！那位张大公子好生了得，皇上问他想要什么赏赐，他梗着脖子说要去金乡卫从军，皇上甭提多高兴了！”

“将门虎子，我看皇上这一高兴，兴许英国公的爵位将来也给他袭了。”

“嘿，要真是如此，英国公家的那两位兄弟只怕要不乐意了，毕竟他们可是英国公的嫡亲弟弟，家里那几个儿子是英国公的嫡亲侄儿，要是这爵位落在次一层的亲戚手中……说起来也是活该，谁叫那两位挥霍无度只知道享乐，生出来的儿子压根比不上人家！”

“不过，最最失算的还是那位开封金知府。张家是什么来头？就算是先头张信大人被锦衣卫抓了，这还不是没两个月就放了出来，不过是被贬交趾。有英国公那尊大神，祥符张家稳当着呢！这会儿张大公子得了皇上圣恩青睐，那位金知府有得倒霉了！”

这会儿火瓦巷临街的珍珠楼中，临窗桌位三位衣着光鲜的酒客说得唾沫星子乱飞，尤其是其中一个微微秃顶的蓝衫汉子最为起劲，说到兴起处更是连喝了三大碗酒，最后才醉醺醺地又撂下一句话。

“那金家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捅了别人一刀子，这结局算他们活该！只可惜那对如花似玉的孪生姐妹，恰恰错过了一段好姻缘！”

隔壁桌的客人，听了这么一番话，一个年轻人便笑呵呵地举杯向对座的少年低声说道：“元节，如今满大街都在议论这些，更夸张的还说那张大公子弯弓射拂柳，而且一箭即中。其实当日要不是你那番话，你那位兄长就是有英国公举荐，也未必能一举入得皇上的眼。”

张越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忍不住在心中为金家姐妹叹息，回过神来莞尔一笑，举杯回敬后，却只是浅浅啜饮一口。凝神又听了一阵八卦，他这才无所谓地说：“皇上爱武又不是一两天的事情，那天皇上问的话万兄也都听在耳里，我举荐自己的大哥不是很正常吗？”

“这头一回面圣，人家都卯足了劲要突显自己，你却举荐别人，哪里正常了？”万世节没好气地拿起酒壶给自己斟满酒，悠然自得地再举杯一饮而尽，将空空的杯底向张越一亮，又问道：“这样的大好机缘却归了你大哥，你真的不在意？”

“万兄问我这个，难道你以为我没看出你当日作诗也藏了拙？”

见万世节被自己轻飘飘一句话堵得哑口无言，张越不自觉地想起那一日万世节忽然造访英国公府的场景。别人来到这权倾一时的豪门，哪个不是穿戴得齐齐整整，可此人仍是一袭寻常布袍，还差点被门房拒之于门外。得讯前来的他把人带进府里的时候，往来的下人都投来了古怪的目光，就连他都觉得刺眼，没想到这万世节压根不在意。

这阵子交往下来，他知道这家伙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他也觉得万世节为人直爽有趣，认为此人可交，于是又把他引荐给了房陵、孙翰。今儿个四人约在珍珠楼，准备再一同前往栖霞寺，却不料离预定的时间过了小半个时辰，酒也喝了不少，房陵、孙翰还没来。

就在这时候，一阵踩踏楼板的声音传来，不一会儿，满头大汗的房陵和孙翰便出现在楼梯口，两人东张西望地找着人，张越连忙站起身招呼。

房陵来不及坐下就嚷嚷道：“哎呀，你们两个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优哉游哉地喝酒，难道不知道出事了？”

张越诧异问道：“出什么事？”

“皇上下旨，令汉王前往乐安州，今日便要起行！”孙翰一屁股坐了下来，压低声音憋出了这一句话，见张越和万世节同时一怔，他又赶紧加了一句，“这可是刚刚打宫里传来的消息，外头人都不知道。听说汉王气怒之下差点把囚禁他的那座宫殿给掀翻了，皇上却仍是不肯收回成命。那位衡山王在大殿门口跪了一个时辰，最后硬是让人又走了。”

衡山王……这报应倒是来得快！张越心头冷然，面上却不动声色。

万世节虽不比三人都是世家子弟，但处变不惊的功夫不弱，很快便恢复那副闲适的表情，自得其乐地又拿起了酒杯。

房陵见状没好气地按住了他拿酒杯的右手，又低低地说：“对了，咱们不是说今天去栖霞寺吗？你们知不知道，姚少师近来因为身子不好，一直住在栖霞寺休养？”

一听“姚少师”这三个字，孙翰瞪大了眼睛，张越愣了愣，然而谁也比不上万世节的反应，一直以来皆犹如山野闲人，对所有事都漫不经心的万世节，竟被这消息呛得连连咳嗽，好不容易止住后，他一把抓住房陵的手腕，两只眼睛里光芒闪闪。

“姚少师？就是那个辅佐皇上赢了靖难之役，之后上朝穿官服，下朝穿僧衣的姚少师？他……他目前在栖霞寺？想不到这么巧，眼下不早了，咱们赶紧去栖



霞寺吧！”

孙翰盯着他不解地看了会，这才面色古怪地说：“江南士子不是都说姚少师德行有亏吗？他那本《道余录》也被人骂得半死，连姚少师的嫡亲姐姐都不肯见他，你怎么这么趋之若鹜？”

“那些腐儒懂什么！”万世节闻言冷笑了一声，话一出口，见对面三个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瞪着他，他方才干咳一声，改口说道：“我只觉得姚少师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乃是靖难时皇上身边唯一的谋臣，其心志胆略着实让人钦服……咳，你们究竟去不去栖霞寺？”

张越对于这位名声赫赫的道衍和尚也有些好奇，但看到万世节这如同崇拜偶像的小粉丝模样，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而房陵有意提起道衍，自是为了激起别人的兴趣，孙翰又是无可无不可的。于是，四人便会钞下了楼，牵出坐骑就往栖霞寺赶去。

栖霞寺位于栖霞山，传世至今也已将近千年，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刹。它在洪武年间经过大修，比南京城内另一座古刹鸡鸣寺更为宏大壮丽。当然，相比如今大兴土木、拔地而起的敕建大报恩寺，它这点规制又算不得什么了。而由于栖霞寺并不在城中繁华地带，除了虔诚的善男信女，有兴致到栖霞寺一游的多半是些文人墨客。

抵达栖霞山下，张越等人下了马，房陵吩咐自己的两个随从留下来照看马匹，领着其他人顺山间小路往上走。不多时，一座宏阔的山门便出现在众人面前，那匾额上“栖霞寺”三字龙飞凤舞、遒劲有力，却没有落款，也不知是哪位大文豪泼墨所书。

除了张越，别人都是来了好几回。口若悬河的万世节便沿路为张越讲解，他从山门一侧的明徽君碑说到栖霞寺在唐朝曾是天下四绝寺之一的光辉历史，又讲到隋文帝于此造舍利塔，总而言之，每一处殿阁的历史、一段段典故信手拈来，那份从容儒雅看得房陵、孙翰直咋舌，张越更是叹为观止。

他忍不住想，这个万世节仿佛前世就是栖霞寺的和尚似的，连这地上的一块砖都能说出个故事来！

然而，栖霞寺不说那些殿阁，就是僧房也有上百间，精舍更是无数。房陵不过是先头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一句，并不能确定道衍究竟在何处，四人犹如无头苍蝇般乱转了一圈，最后就连原本兴致最高的万世节也有些垂头丧气。

“这些栖霞寺的和尚一定是得了人吩咐。”孙翰虽年少，但早年曾随祖父见